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二十八讲

知其雄，守其雌

第二十八章 · 三知三守与大制不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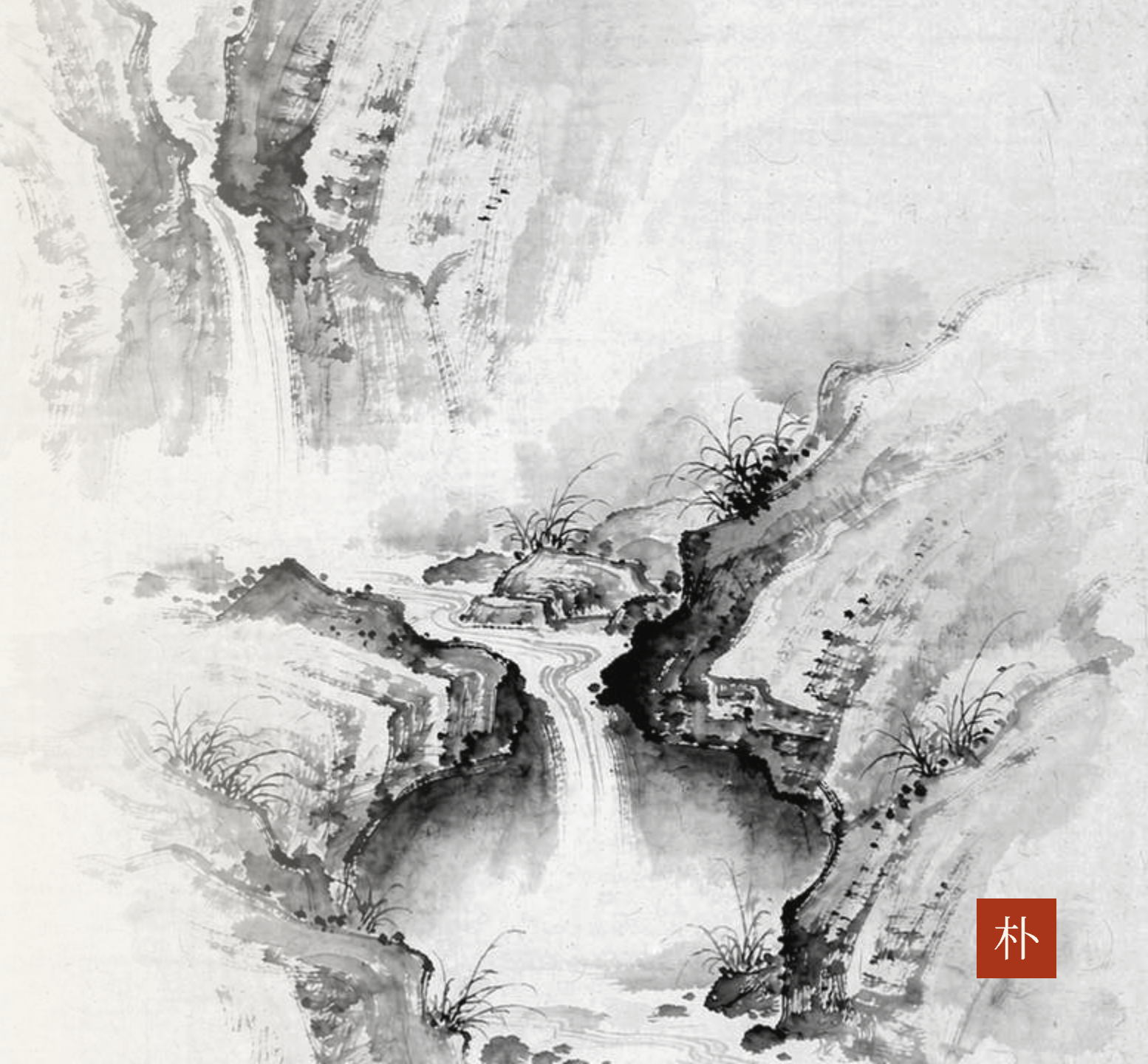
知道自己有多强，却愿意站在低处。

低处不是退路，是水的去处。

天下的溪、天下的谷，都在低处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朴

壹

知

雄与雌不是强弱，是先后。

先看见自己有多高，

才谈得上往低处走。

这一章最容易读错的地方，

就是把它读成「劝人软弱」。



三知，三守，三归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

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

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

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

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

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

故大制不割。

四层结构

三知　知的都是你手里的好东西：雄、白、荣。

三守　守的都是别人不要的位置：雌、黑、辱。

三归　婴儿、无极、朴——三个都回不去，只能回去一点。

末句　朴散成器，是必然；大制不割，是本事。

底本按通行本；帛书异文见第十八页。

今译

深知什么是雄强，却安守雌柔的地位，甘愿做天下的溪涧。甘愿作天下的溪涧，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，回复到婴儿般单纯的状态。

深知什么是明亮，却安于暗昧的地位，甘愿做天下的模式。甘愿作天下的模式，永恒的德行不相差失，恢复到不可穷极的真理。

深知什么是荣耀，却安守卑辱的地位，甘愿做天下的川谷。甘愿作天下的川谷，永恒的德性才得以充足，回复到自然本初的素朴纯真状态。

朴素本初的东西经制作而成器物，有道的人沿用真朴，则为百官之长，所以完善的政治是不可分割的。

> 「守」不是「不要」。溪是往下走的，但溪里全是水。
> 守着低处的人，手里并不空。

先看这个「知」字

全章的重量都压在头一个字上

苏辙原注

盖不知而不为，

不若知而不为之为至也。

苏辙《老子解》第二十八章

不知道而不做，比不上知道了而不做。

「为至」——那才是最高的一等。

① 不懂而退，是没有选择。懂了而退，是自己选的。

② 前者叫怯，后者叫德。姿势一模一样，站着的人不一样。

③ 所以「知其雄」是全章的前提：你得先真有那样东西，后面那个「守」才算数。

其性愈明 › 其守愈下 › 其德愈厚 › 则其归愈大

这是一条因果链，不是四个并列的优点：看得越透，越肯低；越肯低，越装得下；越装得下，回得越远。

苏辙《老子解》。老子原文只说「常德不离」，苏辙把它拆成了四个台阶。

苏辙这句话是替全章把关：

「守」之所以值钱，因为它是「知」过之后的守。

> 一个从来没赢过的人说「我不争」，
>
> 和一个能赢而收手的人说「我不争」——
>
> 不是同一句话，虽然一个字都不差。

三个位置，一种人

三组不是三件事，是同一件事的三层

知其	守其	为天下	常德	复归于
雄 刚劲・躁进・强大	雌 柔静・谦下・居后	溪 一条沟，水往那儿流	不离 德没走开	婴儿 会接，还不会使
白 明白・显扬・看得清	黑 暗昧・不显・不出头	式 一个样板，人照着做	不忒 一次也没差过	无极 用不完，没底
荣 荣耀・尊显・被人抬	辱 卑下・受屈・在人下	谷 一道深谷，什么都倒得进	乃足 到这才够	朴 整块料，还没剖

三个「为天下」，是三种被人需要的方式：溪被人流向，式被人效法，谷被人倾倒。

一个比一个低，一个比一个空。空到最后，什么都往你这儿来。

雄雌不是强弱，是先后

王弼一句注，把全章从两重误读里救出来

> 雄，先之属；雌，后之属也。知为天下之先也，必后也，
>
>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。
>
> 王弼《老子注》第二十八章

两重常见读法

一 把「雄雌」读成男女，于是这一章变成了夫妇之道。

二 把「守雌」读成示弱，于是这一章变成了让人认输的话。

两重都通，但都不是老子要说的那个东西。

王弼的读法

雄是「争先的那一类」，雌是「居后的那一类」。

说的是位置，不是性别；是先后，不是强弱。所以「守雌」不是把自己变弱，是把自己挪到后面去。

而「知为天下之先也，必后也」这句话更狠：你既然知道要走在前面，就**必须**先站到后面。

同注一句　「溪不求物而物自归之，婴儿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。」溪不喊人来，水自己流进来；婴儿不算计，反而合上了那个最大的算计。

> 这一句把「守」的性质定死了：守不是不作为，是不争着来。

他把门开着

郭子仪，平定安史之乱第一功。封汾阳王，赐铁券。史书评他十六个字：

「权倾天下而朝不忌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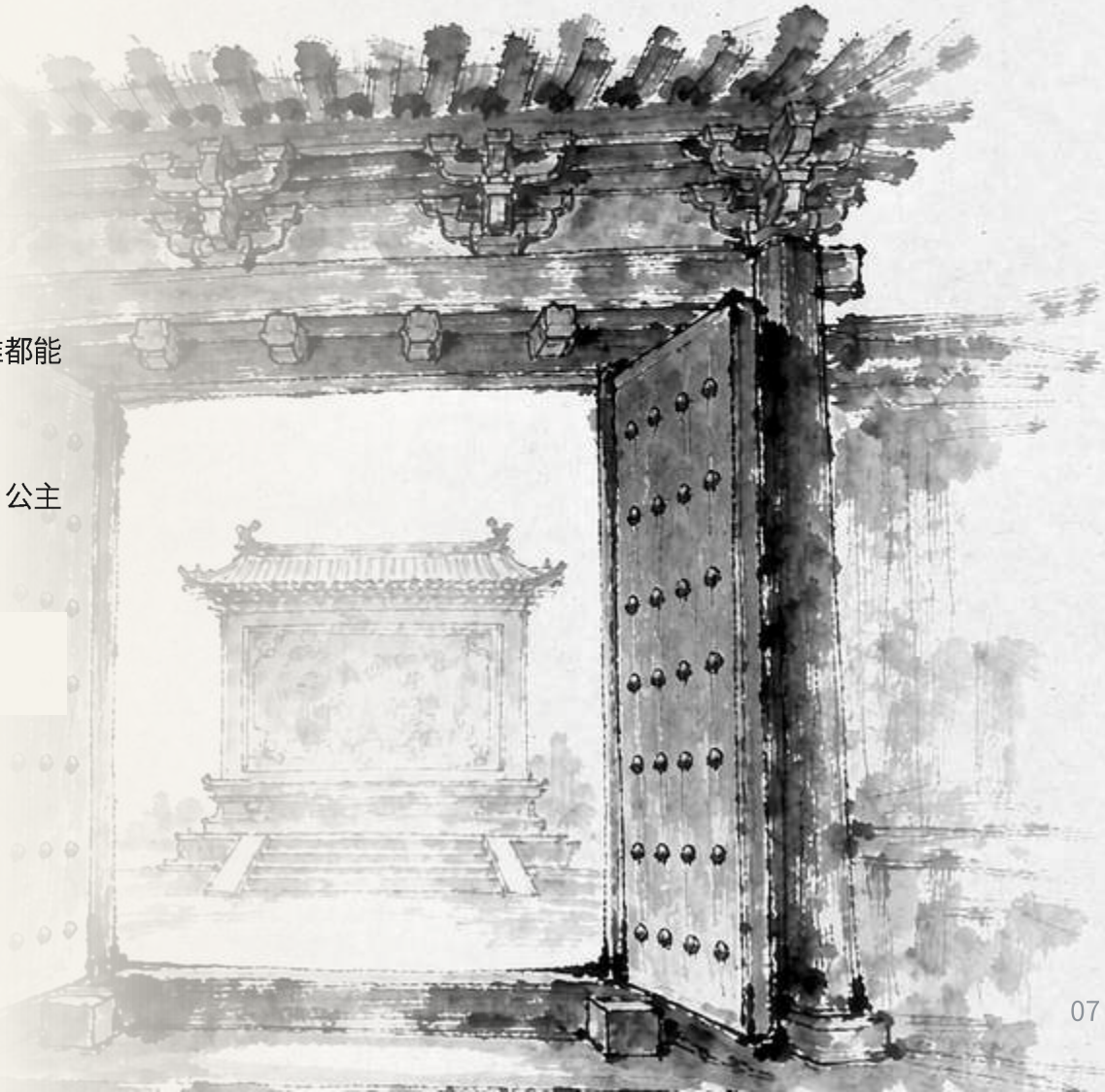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人，家里该是层层设防的。他偏偏不。

史传记他一件事：府第的门从不落闩，部下将吏直进直出，他不问。

儿子郭暧想不通。他说：我家上千匹马、五百人吃官粮，想反，早就反了。门开着，谁都能进来看——**看清楚了，就不猜了。**

最险的一回，郭暧与升平公主吵架，说「你仗你爹是天子？我爹是看不上，才不做」。公主回宫告状。郭子仪绑着儿子上殿请罪，代宗摆摆手：「不痴不聋，不作家翁。」

> 他不是没有实力。他是让你把实力看够了，还是放心。



壹 · 知而不肯守的人

走掉的人，和留下来的人

勾践灭吴那年，范蠡走了。临走留下一封信给文种：

「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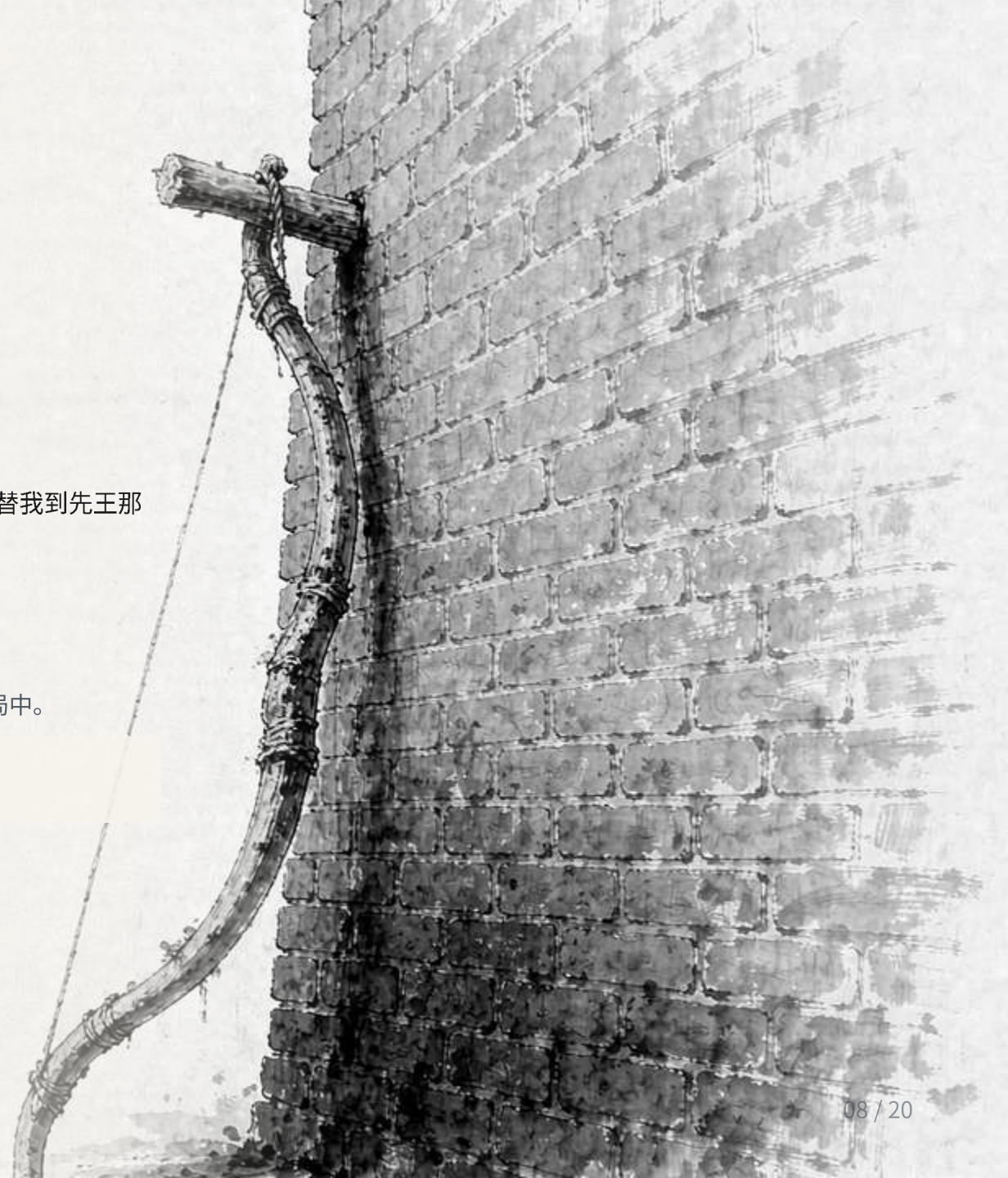
文种读完，称病不朝。可他还是没走——他舍不得那个位置。

后来勾践派人送来一把剑，说：你教我的伐吴七术，我只用了三条就灭了吴。剩下四条，你替我到先王那里试试。

文种自杀了。范蠡活着，后来成了陶朱公，三聚三散。

但这里有个岔口得说清：**范蠡是「走」，不是「守」**。走的人把自己从局里摘出去，从此不在局中。

> 守不是逃。守是留在原地，站在最低的那一格，让这个局还转得动。



贰

归

守到后来，守的不是一个位置，

是回到一个样子。

婴儿不会守，他只是还没学会抢。

无极不是大，是没有边。

朴不是粗，是还没被剖开。



三级台阶，不是三张椅子

婴儿→无极→朴，是一条路，不是三个终点

第一级

婴儿

会接，还不会使

谁抱都行，给什么吃什么。全是接受的力气，一点使出去的力气都没有。

第二级

无极

什么都应付得了，还不见底

水来能照，事来能应，可从这一件到那一件，中间没有一处差错。这不是没边，是摸不到边。

第三级

朴

用过了，看不出用过

苏辙说这一级是「诸妄已尽，处辱而无憾」。所有多余的东西都掉干净了，人也用过了，事也办过了，身上不留痕。

所以「朴」不是回到出厂状态，是回到看不出来的状态。

三归是往上走的三级：先学会接住，再学会应付，最后连应付的痕迹都收干净。

把这三句读成并列，就成了三个玄乎的名词；读成台阶，才知道自己站在第几级。

宋人注老，用的是禅宗的话

苏辙的「见性」，憨山的「无相」

苏辙 · 北宋

他把三守说成三种「性」：知性、见性、复性。

知性	知其雄，守其雌	婴儿
	「知性而争心止，则天下之争先者，皆将归之，如水之赴谿。」	
见性	知其白，守其黑	无极
	「居闇而视明，天下之明者，皆不能以形逃也。」	
复性	知其荣，守其辱	朴
	「诸妄已尽，处辱而无憾，旷兮如谷之虚。」	

憨山德清 · 明末

他把三个归宿直接翻成佛家三境：无心、无欲、无相。

婴儿	言其无心也
	不是没有心，是不拿这颗心去算计。
朴	言其无欲也
	不是什么都不要，是不缺什么。
无极	言其无相也
	「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」——《金刚经》。

憨山是禅师注老。他不用「无极」这个词的本义，直接用佛家的「相」去接。

词借了，路没借

「见性」是禅宗的话头，《坛经》讲「见性成佛」。苏辙借了词，没借禅宗的「顿」。

苏辙这三层是一级一级往上走的：知、见、复。禅宗讲一念即至，不分级。同一套词，走的是两条路。

相借了，底没借

佛家的「无相」是连朴也不留，一丝不挂；憨山注到「朴」这里，还是给它留了一个位置。

因为老子要它去接天下的水。这一处，禅师让给了老子。

十九年，刀还像新的

庖丁给文惠君解牛。手、肩、脚、膝一动，就有节奏，刀下去的声音合着《桑林》的拍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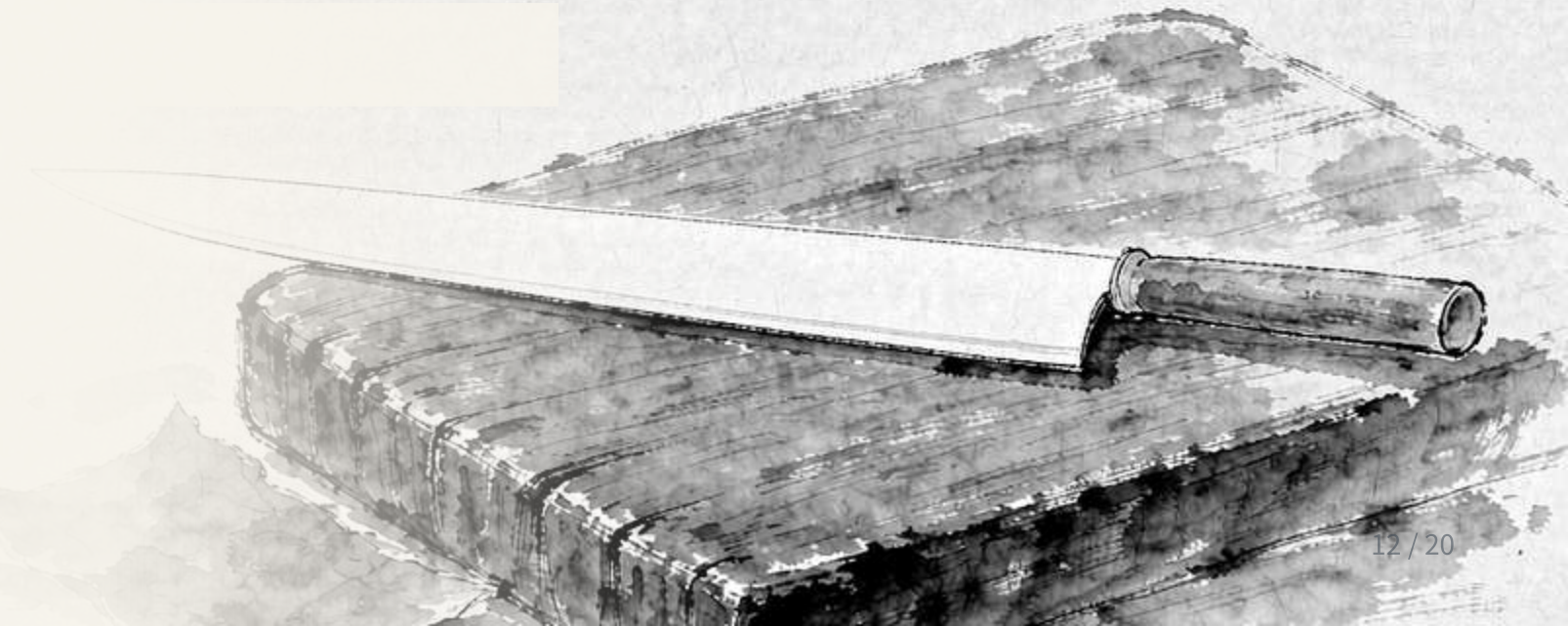
文惠君说：太好了，技术怎么能到这个地步？

庖丁说：**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」**——我追的是道，早就过了技术那一层。

刀用了十九年，解的牛几千头，刀刃还像刚从磨石上取下来。

为什么？他说：**「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」**骨头缝在哪儿，就从哪儿过。刀从来不碰硬的。

> 不用力，不是因为没力气，是因为知道哪儿不必使。



同一个低处，三种走法

儒家怕你摔，道家要你装，佛家让你走

家	把「低」叫什么	为了什么	守到哪儿为止
儒家	谦 《周易》谦卦，六爻皆吉	为成德，也为免祸。孔子说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」——本事再大，一骄就全不算。	守到「德」够了为止。德是你的，够了就是你的修养；低是手段，人是目的。
道家	守雌 溪、式、谷，三个位置	为能受物。低不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好人，是为了让天下的水有地方流、天下的明有地方照、天下的浊有地方倒。	守到「朴」还不够。朴还要散出去成器——低到最后，是把自己交出去用。
佛家	无住 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」	为出离。低不是位置，是连「我在低处」这个念头也不站住。老子叫你「守」，佛家叫你「不住」——同一个姿势，方向相反。	守到「无相」，连守也放下。所以佛家没有「为天下谷」这一句——他心里没有那个天下。

> 三家都让人往低处走。儒家走完还是个君子，道家走完成了一个空处，佛家走完连「走」都不提了。

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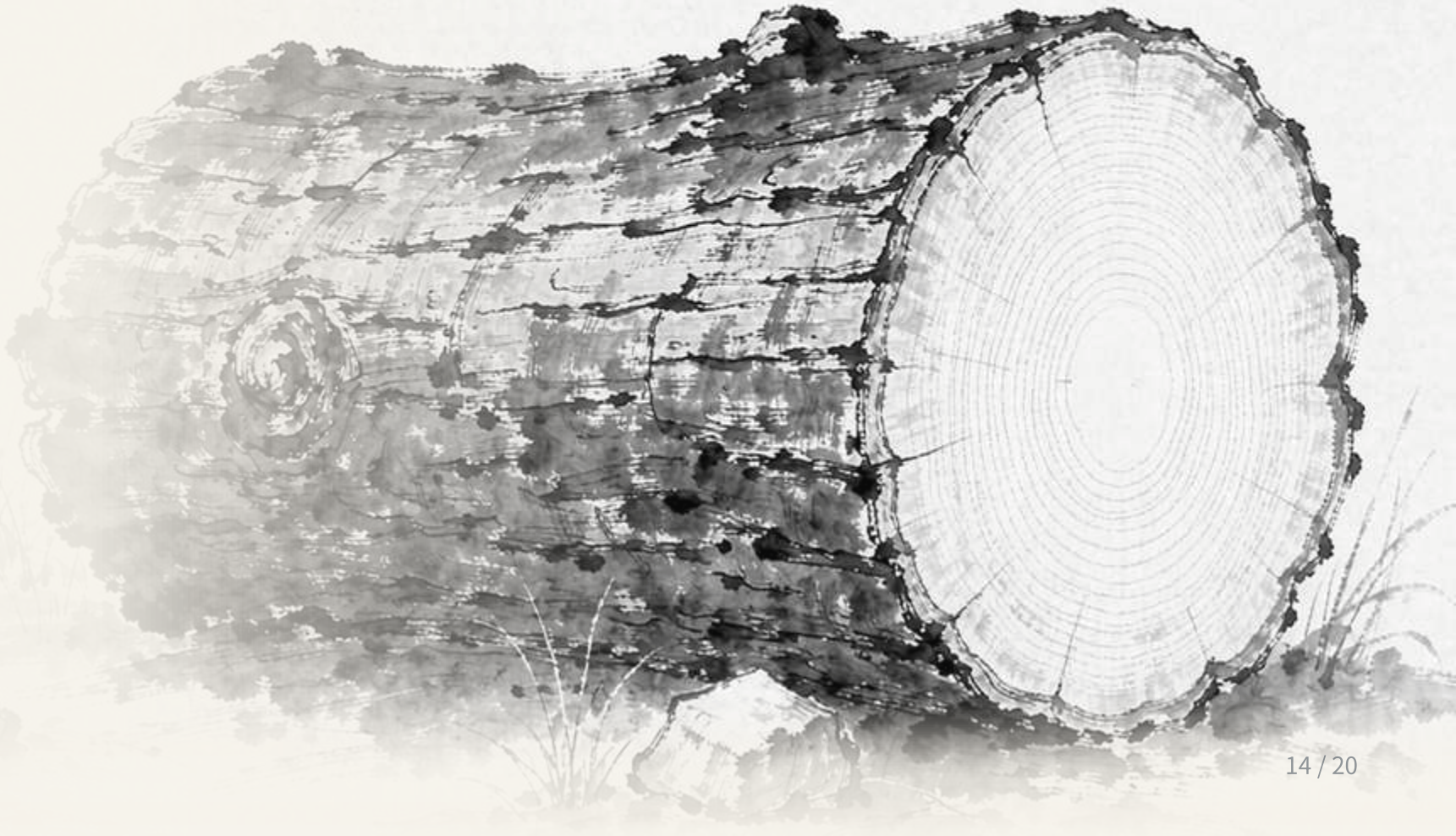
朴散

一整块料，凿开就成了器物。

凿开是躲不掉的。

难的不是不凿。

难的是凿完了，还能不能算一整件。



七天，凿死了一个浑沌

南海的帝叫儵，北海的帝叫忽，中央的帝叫浑沌。儵与忽常在浑沌的地方相见，浑沌待他们很好。

两个人商量着报答他：人都有七窍，用来看、听、吃、呼吸，浑沌一个也没有——我们替他凿开吧。

一天凿一窍。**第七天，浑沌死了。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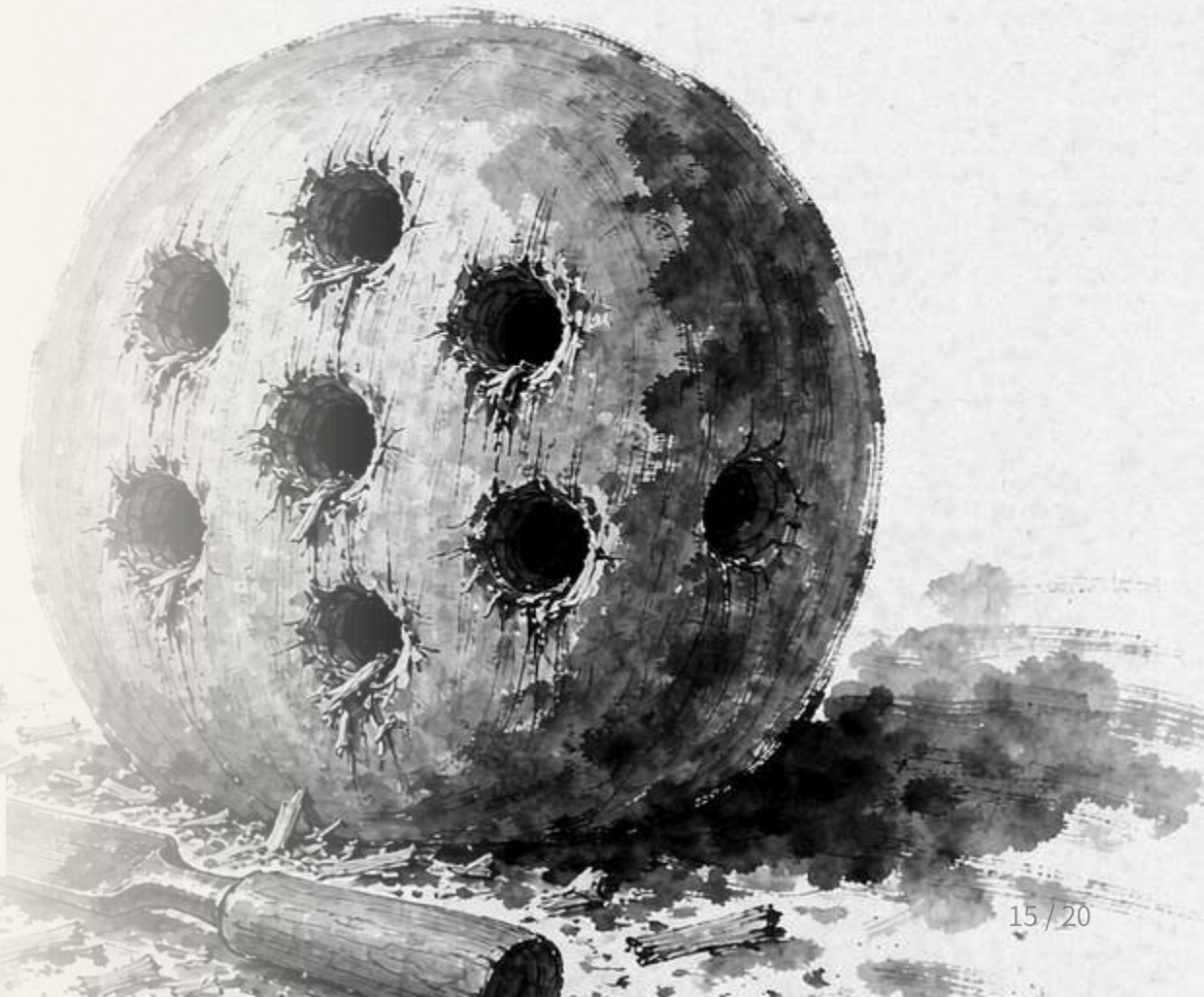
《庄子 · 应帝王》：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浑沌死。」

这就是「朴散则为器」。一块料凿开了，有了眼、有了耳、有了口——它成了器物，能用了，也就死了。

庄子　在骂凿的人。他把凿子写成了善意——最狠的破坏，往往出自好心。

老子　只说「朴散则为器」，不骂。散是必然的，谁都要被凿开。他要的不是不凿，是别把整块料的心凿掉。

> 庄子的浑沌是死的，老子的朴是要散出去用的。同一件事，一个悲，一个认。



最大的制作，看不出一道缝

秦　处处是割。废封建、置郡县、书同文、车同轨、收天下兵铸十二金人、焚诗书——每一件都把天下重新切一遍，切完再用钉子钉死。二世而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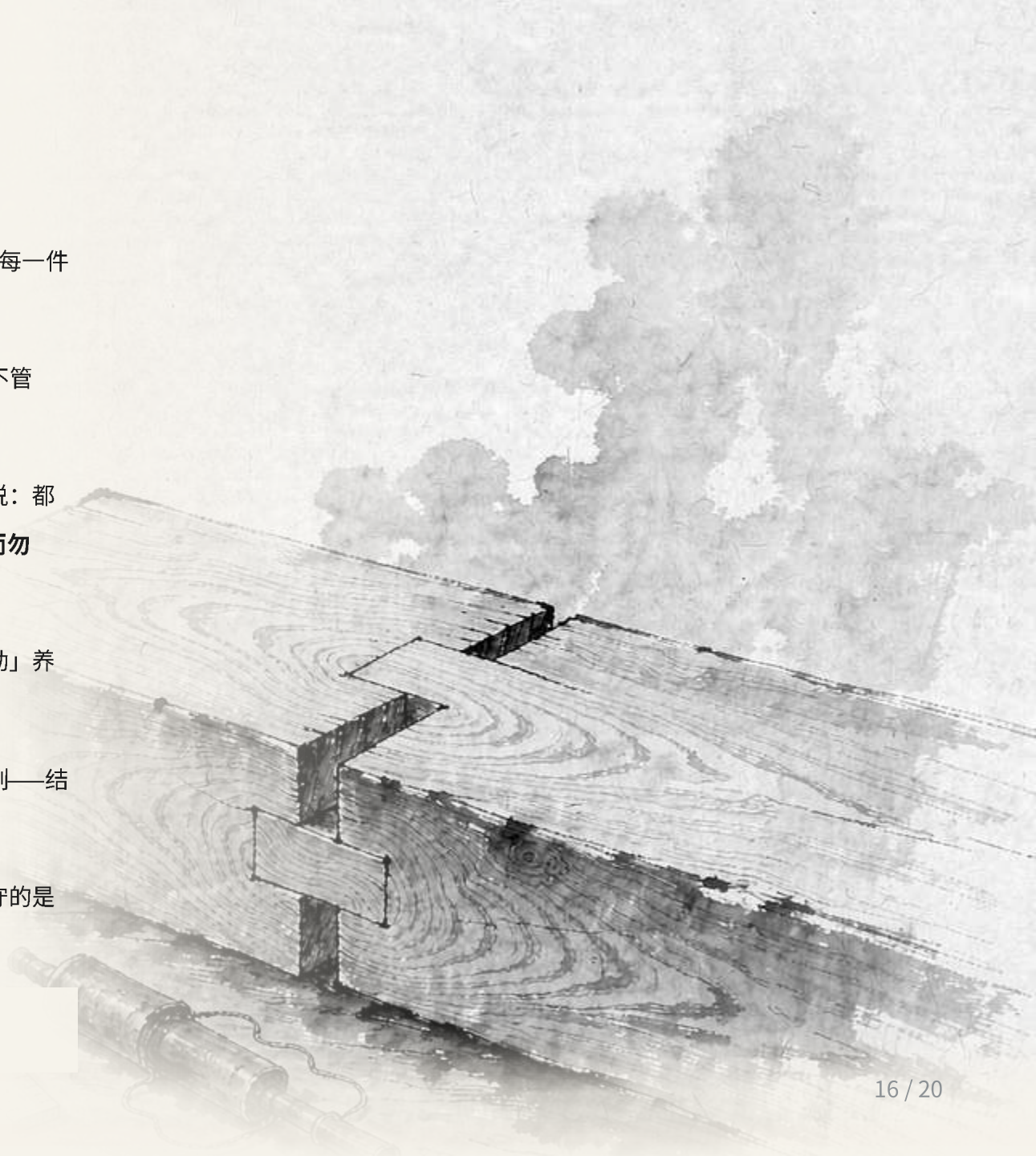
汉初　反着来。郡县与封国并行，法令不改，与民休息。曹参代萧何为相，日夜饮酒，不管事。

对答　惠帝看不下去，问他。曹参反问：陛下比高帝如何？陛下看我比萧何如何？惠帝说：都不如。曹参说：高帝与萧何定了天下，法令已明，如今陛下垂拱，我们守职，**遵而勿失**，不也可以吗？

要点　曹参不是不做事。他是不去动已经咬合好的那一处。汉初七十年，就靠这个「不动」养出来的。

代价　不割也有代价。郡国并行养出了七国之乱。景帝时晁错削藩，等于重新捡起刀来割——结果自己被斩于东市，七国照样反了。

分寸　所以「不割」不是一辈子不动刀，是知道哪一处不能割、到哪一步才该割。曹参守的是前半句，晁错急的是后半句。



> 割，是把整块料切碎再拼。不割，是顺着木纹把榫头做进去。

既然已经散了，怎么还能不割

这是全章最难的一处

> 问题在这儿：「朴散则为器」——散，本身就是割。原木被剖开做成器物，这一刀已经落下去了。
>
> 那么紧接着的「大制不割」，是在说什么？

解法一 · 苏辙

「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长，亦因其势之自然，虽制而非有所割裂也。」

分了官、设了职，这当然是「制」。可是顺着势走，就不是「割」。

制是有所作为，割是逆着纹理切。

解法二 · 从字义看

「制」的本义，就是截木。

照这个本义读，「大制不割」字面上是：最会用刀的人去截木，反倒像没动过刀。

——这跟庖丁那把十九年的刀，是同一句话。（今人一说，未必是老子原意，但它把这一句讲通了。）

解法三

王弼

「大制者，以天下之心为心，故无割也。」

制从哪儿来？从天下人的心里来。顺着这个心去制，就没有一刀是出于你自个儿的主意——这才是「无割」的根。

回头一句　这两种解法其实是同一件事：一个说「顺着势」，一个说「顺着纹理」。都在讲刀与木的关系，不在讲有没有下刀。

> 割不割，不看有没有动刀，看刀是不是顺着纹理走。

五个字，改了两千年

帛书本与通行本的五处差别

通行本	帛书甲乙本	这一改，差在哪
常德	恒德	避汉文帝刘恒讳。「恒」是一直如此，「常」只是经常如此。
为天下谷	为天下浴	浴、谷古音近而通假。第六章「浴神不死」用的是同一个字。
朴	椁（甲本）	从木，本义是未经雕琢的原木。「朴」是后来通行的写法。
常德不忒	恒德不贷／不貣	忒、貣同源，都是「差失」。用字不同，意思没走。
故大制不割	夫大制无割	「故」作「夫」，「不」作「无」。「无割」比「不割」更彻底。

最值钱的是第二条

「浴」是水流灌注的洼地，不是山谷。谷是地形，浴是有水的谷。通行本统一改成「谷」，这个「有水」的意思就丢了。

最容易忽略的是第五条

「不割」是「你不去割」，「无割」是「本来就没有割这回事」。一个在讲作为，一个在讲本体。

> 版本不是拿来判谁抄错的。它是拿来看：一句话在两千多年里，被人怎么读、怎么改、改的时候丢了什么。

三家的药，都会变成病

每一家的解药，都是下一个病的引子

家	治的是什么病	开的方子	方子吃久了的副作用
老子	知雄而不肯守雌	知其雄，守其雌	守成了表演。低处站久了，那件破衣服也成了招牌。
儒家	骄	谦	谦成了伪。礼数做得越足，心里那点得意越藏不住。
佛家	住	无住	无住也成了住。天天念着「我不执着」，这句话本身就成了执着。

本章落点　老子给的方子最难吃，因为它要求两件事同时成立：你真的强，又真的肯站低处。少一样，这方子就变成别的东西——不够强的叫认命，不肯低的叫骄。

> 故大制不割。
>
> ——怎么活，就怎么治。一个人身上割出的口子，最后都会长成天下身上的口子。



知其雄
守其雌

「知其雄」是本事，「守其雌」是决定。

本事和决定之间，隔着一个「知」字。

下讲

第二十九章 · 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

这一章讲「做」的边界：什么东西，一碰就坏。